摇摇摇摇图书在版编目（悄摇摇）数据

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辕(苏联) 奥斯特洛夫斯基著 ;李杨，宋泽华译援-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圆猿园缘
摇陨杂悦晕苑-圆园猿-园缘-缘

摇Ⅰ援钢…摇Ⅱ援①奥…②李…③宋…摇Ⅲ援长篇小说 原苏联 原缩写本摇Ⅳ援猿园缘

摇中国版本图书馆 悄摇摇数据核字（圆园猿 第 园缘缘号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苏联] 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摇著
摇李摇杨摇宋泽华摇译

摇摇摇摇出版发行摇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猿缘苑号）
市场部电话 园缘缘-原愿缘愿园园园

丛书策划摇汪维玲
责任编辑摇吴晓红
封面设计摇顾摇页
封面插图摇黄海晶
责任校对摇朱银才
激光照排摇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印摇摇刷摇淳安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淳安千岛湖镇）
开摇摇本摇愿缘园毫米×员怨猿毫米摇摇员缘园
印摇摇张摇怨援缘
字摇摇数摇圆园猿千
印摇摇数摇员-苑园园园
版摇摇次摇圆园员员年 猿月 第 员版
圆园员员年 猿月 第 员次印刷
书摇摇号摇陨杂悦晕苑-圆园猿-园缘-缘
定摇摇价摇员缘援愿园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一部

1

“节前上我家去补考的，都给我站起来！”

一个虚胖的神甫，身上穿着法衣，脖子上挂着沉甸甸的十字架，恶狠狠地瞪着全班的学生。

六个学生从板凳上站了起来，四个男生，两个女生。神甫两只凶恶的小眼睛盯着他们，孩子们惊恐不安地望着他。“你俩坐下。”神甫朝两个女孩子挥挥手说。她们急忙坐下，松了一口气。瓦西里神甫那对小眼睛死盯在四个男孩子身上。

“到这儿来，你们几个活宝！”

瓦西里神甫站起来，推开椅子，走到紧靠在一起的四个孩子跟前。

“你们这几个小无赖，谁抽烟？”

四个男孩子都小声回答：“我们不抽烟，神甫。”

神甫脸都气红了。

“混账东西，不抽烟，那面团里的烟末是谁撒的？都不会抽吗？好，咱们这就来瞧瞧！把口袋翻过来，快点！听见了没有？

快翻过来！”

三个孩子开始把他们口袋里的东西全掏出来，放在桌子上。

神甫仔细地检查他们口袋的每一条缝，寻找烟丝的碎屑，但是什么也没有找到，便转到第四个孩子身上。这孩子长着一双黑眼睛，穿着破旧的灰衬衣和膝盖打补丁的蓝裤子。

“你怎么像个木头人，站着不动？”

黑眼睛的孩子压住心头的仇恨，看着神甫，闷声闷气地回答：“我没有口袋。”他用手摸了摸缝死了的袋口。

“哼，没有口袋！你以为这么一来，我就不知道是谁干的坏事，把发面糟蹋了吗？你以为这回你还能在学校待下去吗？没那么便宜，小混蛋。上回是你妈求情，才把你留下的，这回可不行了。给我滚出去！”他使劲揪住那个男孩的一只耳朵，把他推到走廊上，随手关上了门。

教室里鸦雀无声，学生们一个个耷拉着脑袋。谁也不明白保尔·柯察金为什么被赶出学校。只有他的好朋友谢廖沙知道是怎么回事。那天他们六个功课不及格的学生到神甫家里去补考，在厨房里等神甫的时候，他看见保尔把一把烟末撒在神甫家为复活节准备的面团里。

被赶出来的保尔坐在校门口最下一级台阶上。他想，该怎么回家呢？母亲在税务官家里当厨娘，每天从清早忙到深夜，为他操碎了心，该怎么向她交代呢？

泪水哽塞了保尔的喉咙。

“现在我可怎么办呢？都怨这该死的神甫。我给他撒什么烟末呢，都是谢廖沙出的馊主意！他说：‘来，咱们给这个讨厌的老家伙撒上一把。’我们就把烟末撒进去了。谢廖沙倒没事，我可多半要给开除了。”

保尔跟瓦西里神甫早就结下了仇。有一天，他跟米什

卡·列夫丘科夫打架,老师罚他不准回家吃饭,又怕他一个人在教室里胡闹,就让他坐在高年级教室后面听课。

高年级老师是个瘦子,穿着一件黑上衣,正在给学生讲地球和天体。他说地球已经存在好几百万年了,星星也跟地球差不多。保尔听他这样说,惊讶得张大了嘴巴。他感到非常奇怪,差点没站起来对老师说:"圣经上可不是这么说的。"但是又怕挨骂,没敢做声。

圣经这门课,神甫总是给保尔打满分。新约、旧约和所有的祈祷词,他都背得滚瓜烂熟。上帝哪一天创造哪一样东西,他也都记得一清二楚。保尔决定要问问瓦西里神甫。等到上圣经课的时候,神甫刚坐到椅子上,保尔就举起手来,得到允许以后,他站起来说:

"神甫,为什么高年级老师说,地球已经存在好几百万年了,并不像圣经上说的五千……"他刚说到这里,就被瓦西里神甫的尖叫声打断了:"混账东西,你胡说什么?圣经课你是怎么学的?"

保尔还没来得及回答,神甫就揪住他的两只耳朵,把他的头往墙上撞。一分钟之后,被撞得头晕眼花、吓得半死的保尔已被推到走廊上去了。

第二天,母亲到学校去恳求瓦西里神甫让她儿子回学校。从那天起,保尔恨透了神甫。他又恨又怕。他不容许任何人对他稍加侮辱,当然也不会忘掉神甫那顿无端的毒打。他把仇恨深深埋在心底。

保尔以后又受到瓦西里神甫多次小侮辱:往往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把他赶出教室;一连几个星期,天天罚他站墙角,而且从来不问他的功课,因此,他不得不在复活节前和几个不及格的同学一起,到神甫家里去补考。就在神甫家的厨房里等待时,他

把一小撮烟末撒到做复活节蛋糕用的面团里了。这件事谁也没有看到，可是神甫马上就猜出了是谁干的。

……下课了，孩子们一齐拥到院子里，围住了保尔。保尔愁眉苦脸，一声不响。谢廖沙在教室里没有出来，他觉得自己也有错，但是又没法帮助他的伙伴。

校长叶夫列姆·瓦西里耶维奇的脑袋从办公室的窗口探了出来，他那低沉的声音吓了保尔一跳。

“叫柯察金马上到我这儿来！”他喊道。

保尔朝办公室走去，心怦怦直跳。

车站食堂的老板是个上了年纪的人，面色苍白，两眼无神。他朝站在一旁的保尔瞥了一眼。

“他多大了？”

“十二岁。”保尔的母亲回答。

“行啊，让他留下吧。工钱每个月八卢布，当班的时候管饭，顶班干一天一夜，在家歇一天一夜，可不准偷东西。”

“不会的！不会的！我担保他什么也不偷。”母亲惶恐地说。

“那让他现在就上工吧。”老板吩咐着，转过身去，对旁边一个站柜台的女招待说：“济娜，把这个小伙计领到洗刷间去，叫弗罗霞给他派活，顶格里什卡。”

正在切火腿的女招待放下刀，朝保尔点了点头，就穿过餐室，朝通向洗刷间的旁门走去。保尔跟在她后面。母亲也赶紧跟上，小声嘱咐保尔：“保尔，亲爱的，你可要好好干哪，别丢脸！”

她用忧郁的目光把儿子送走以后，才朝大门口走去。

洗刷间里正忙得不可开交。桌子上盘碟刀叉堆得像座小山，几个女工肩头搭着毛巾，在逐个地擦那堆东西。

女招待济娜走到一个正在洗碗碟的女工跟前，拍着她的肩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膀，说："弗罗霞，给你们雇了个新伙计，顶替格里什卡。你给他讲讲要干些什么活吧。"

济娜又指着那个叫弗罗霞的女工，对保尔说："她是这儿的领班，她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说完就转身回餐室去了。

"嗯。"保尔轻轻答应了一声，同时看着站在面前的弗罗霞，等她发话。弗罗霞一面擦着额上的汗水，一面从上到下打量着他，好像要估量一下他能干什么活似的，然后挽起从胳膊肘上滑下来的一只袖子，用非常悦耳浑厚的声音说："小伙计，你的活不难，就是一清早把这口锅烧开，一天别断了开水。当然，柴也要你自己劈。还有这两个大茶炉，也是你的活。再有，活紧的时候，你也得擦擦刀叉，倒倒脏水。小伙计，活不少，够你出几身汗的。"

这时保尔听见一个上了年纪的女工说："过来帮着擦叉子吧。"她递给保尔一条毛巾，"一头用牙咬住，一头用手拉紧。再把叉齿在上头来回蹭，要蹭得干干净净，一点脏东西都没有才成。咱们这儿对这种事挺认真。那些老爷们总是翻来覆去地看叉子，只要有一点脏东西，咱们可就倒霉了，老板娘马上会把你撵出去的。"

洗刷间的门打开了，三个堂倌每人捧着一大摞脏碗碟走了进来。

其中有个宽肩膀、斜眼、四方大脸的堂倌说："加紧点干哪，十二点的车眼看就要到了，你们还这么磨磨蹭蹭的。"

他看见了保尔，就问："这是谁？"

"新来的。"弗罗霞回答。

"哦，新来的。"他说。"那么，"他一只手使劲按住保尔的肩膀，把他推到两个大茶炉跟前，说："这两个大茶炉你得烧好，什么时候要水都得有，可是你看，现在一个已经灭了，另一个也快

没火星了。今天饶了你，要是明天再这样，就叫你吃耳刮子，明白吗？”

保尔一句话也没有说，便烧起茶炉来。

保尔的劳动生涯就这样开始了。他从没像第一天上工这样卖力过。他知道，这跟在家不一样，在家里可以不听母亲的话，这里可不行。斜眼说得明白，要是不听话，就得吃耳光。

保尔脱下一只靴子，套在炉筒上，鼓起风来，能盛四桶水的大肚子茶炉立即冒出了火星。他一会儿提起脏水桶，飞快跑到外面，把脏水倒进坑里；一会儿给烧水锅添上劈柴，一会儿把湿毛巾搭在烧开的茶炉上烘干。总之，叫他干的活他都干了。直到深夜，保尔走到下面厨房去时已经疲惫不堪。有个上了年纪的女工阿尼西娅，望着他刚掩上的门，说：

“瞧，这孩子像个疯子似的，干起活来不要命。一定是家里实在没办法，才打发来的。”

“是啊，挺好个小伙子，”弗罗霞说，“干起活来不用催。”

“很快就会吃不消的，”卢莎说，“一开头都很卖劲……”

保尔忙了一个通宵，累得筋疲力尽。早晨七点钟，一个长着胖圆脸、两只小眼睛、显得流里流气的男孩来接班，保尔把两个烧开的茶炉交给了他。

这个男孩一看，什么都已经弄妥了，茶炉也烧开了，便把两手往口袋里一插，从咬紧的牙缝里挤出一口唾沫，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架势，斜着眼看了看保尔，然后用一种不容争辩的腔调说：“喂，笨蛋，明天早上准六点来接班。”

“干吗六点？”保尔问，“不是七点换班吗？”

“谁要七点就让谁七点好了，你得六点来。要是再啰嗦，我立马叫你脑瓜上长个大疙瘩。你这小子，才来就摆臭架子。”

那些刚交了班的女工都饶有兴趣地听着两个孩子的对话。

那个男孩的挑衅腔调和态度激怒了保尔。他朝男孩逼近一步，本来想狠狠揍他一顿，但是又怕头一天上工就给开除，就忍住了。他铁青着脸说："你火气别太大，别吓唬人，明天我就七点来。要说打架，我可不在乎你，你想试试，那就请吧！"

对手朝开水锅倒退了一步，吃惊地瞧着怒气冲冲的保尔。他没有料到会碰这么大的钉子，有点不知所措了。"好，咱们走着瞧吧。"他嘟哝着说。

头一天总算平安无事地过去了。保尔大步走在回家的路上，感到自己已经是一个用诚实的劳动挣得了休息的人。现在他也工作了，谁也不能再说他吃闲饭了。

早晨的太阳从锯木厂高大的厂房后面懒洋洋地升起来。保尔家的小房子很快就要到了。瞧，就在眼前了，列辛斯基庄园的后面就是。

母亲正在院子里忙着烧茶炊，一看见儿子回来，就慌忙问他："怎么样？"

"挺好。"保尔回答。

母亲好像有什么事要告诉他，可是他已经猜到了。从敞开的窗户里，他看到了阿尔乔姆哥哥宽大的后背。

"怎么，阿尔乔姆回来了？"他忐忑不安地问。

"昨天回来的，这回留下不走了，就在机车库干活。"

保尔迟疑不决地打开了房门。身材魁梧的阿尔乔姆坐在桌子旁边，背朝着保尔。他扭过头来，看着弟弟，又黑又浓的眉毛下面射出两道严厉的目光。

"啊，撒烟末的英雄回来了？好，你可真行！"

保尔预感到，哥哥回家后的这场谈话，没什么好结果。

"阿尔乔姆已经都知道了。"保尔心里想，"这回说不定要挨骂，也许要挨一顿揍。"保尔有点怕阿尔乔姆。

但是，阿尔乔姆并没有打他的意思。他坐在凳子上，两只胳膊支着桌子，目不转睛地望着保尔，说不清是嘲弄还是蔑视。

“这么说，你已经大学毕业，各门学问都学到手了，现在倒洗起碟子来了？”阿尔乔姆说。

保尔两眼盯着一块破地板，专心地琢磨着一个冒出来的钉子头。可是阿尔乔姆却从桌旁站起来，到厨房去了。

“看样子不会挨揍了。”保尔松了一口气。

喝茶的时候，阿尔乔姆平心静气地详细询问了保尔班上发生的事情。保尔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遍。

“你现在就这样胡闹，往后怎么得了啊。”母亲伤心地说。“唉，可拿他怎么办呢？他这个样子究竟像谁呢？我的上帝，这孩子多叫我操心哪！”母亲诉苦说。

阿尔乔姆推开空茶杯，对保尔说：“好吧，弟弟。过去的事就算了，往后你可得小心，干活别耍花招，该干的都干好。要是再从那里给撵出来，我就要你的好看，叫你脱一层皮。这点你要记住。妈已经够操心的了。你这个鬼东西，到哪儿都惹事，到哪儿都得闯点祸。现在该闹够了吧。等你干上一年，我就想办法让你到机车库去当学徒，老是给人洗碟子，能有什么出息？还是得学一门手艺。现在你年纪还小，再过一年我求求人看，机车库也许能收你。我已经转到这儿来了，往后就在这儿干活。妈再也不去伺候人了。不用见到什么样的混蛋都弯腰。可是保尔，你自己得争气，要好好做人。”

保尔在食堂里辛辛苦苦地干了两年。这两年里，他看到的只有厨房和洗刷间。在地下室的大厨房里，工作异常繁忙，干活的有二十多个人。十个堂倌从餐室到厨房穿梭般地来回奔忙着。

保尔的工钱从八个卢布长到十个卢布。两年来他长高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身体也结实了。这期间,他吃了不少苦头:在厨房打下手,烟熏火燎地干了半年。可那个有权势的厨子头不喜欢这个犟孩子,他生怕保尔突然捅他一刀,所以干脆把他撵回了洗刷间。要不是因为保尔干起活来卖力,他们早就把他赶走了。保尔干的活比谁都多,从来不知道疲倦。

阿尔乔姆想把弟弟安置到机车库去当学徒,但是没有成功,因为那里不收未满十五岁的少年。保尔期待着有朝一日能离开这个地方,机车库那座熏黑了的大石头房子吸引着他。他时常到阿尔乔姆那里去,跟着他检查车辆,尽力帮他干点活。

屋子里静悄悄的,只有炉子里不时发出的噼啪声和水龙头均匀的滴水声。

克利姆卡把最后一只擦得锃亮的平底锅放到架子上之后,擦着手。厨房里没有别人。值班的厨师和打下手的女工们都在更衣室里睡了。夜里,厨房可以安静三个小时。这个时候,克利姆卡总是跑上来跟保尔一起消磨时间。厨房里的这个小徒弟跟黑眼睛的小烧水工很要好。克利姆卡一上来,就看见保尔蹲在打开的炉门前面。他笑道:"你怎么啦?对火作法吗?"

保尔好不容易才把目光从火苗上移开。一对闪亮的大眼睛直视着克利姆卡。克利姆卡从他的眼神里看见了一种无言的悲哀。他还是第一次看到伙伴这种忧郁的神情。

他顿了顿,有点惊讶地问保尔:"保尔,今天你有点古怪……你碰到什么事了?"

保尔站起来,坐到克利姆卡身旁。

"没什么,"他闷声闷气地回答,"克利姆卡,我在这儿待着很不痛快。"他把放在膝上的两只手攥成了拳头。

"你今天是怎么了?"克利姆卡用胳膊支起身子,接着问。

“你问我今天怎么了？我从到这儿来干活的那天起，就一直不怎么的。你看看，这儿是个什么地方！咱们累死累活，可得到的报答呢，是谁高兴谁就赏你几个嘴巴子，连一个护着你的人都没有。老板雇咱们，是要咱们给他干活，可是随便哪一个都有权揍你，只要他有劲。就算你再卖力，也不能让每个人都满意。一个不满意，就得挨揍。你就是拼命干，该做的都做得好好的，谁也挑不出毛病，你就是哪儿叫哪儿到，也总有伺候不到的时候，那又是一顿耳刮子……”

克利姆卡吃了一惊，赶紧打断他的话头：

“你别这么大声嚷嚷，说不定有人过来，会听见的。”

保尔一跃而起。

“听见就听见，反正我是要离开这儿的。到铁路上扫雪也比在这儿强。这儿简直是地狱，一帮骗子、流氓。咱们在他们眼里不过是畜生。对姑娘们，他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要是长得漂亮一点又不肯顺从的，马上就会给赶出去。他们找的都是些难民，没吃没住的。她们总得填饱肚子，这儿好歹有口饭吃。为了不挨饿，只好任凭人家摆布。”

保尔讲这番话时神情是那样的愤恨，克利姆卡真担心别人会听到他们的谈话，跳起身把通向厨房的门关好，可是保尔还是只管倾吐他那满腔的积愤。

“拿你来说吧，克利姆卡，人家打你，你总是不吭声。你为什么不吭声呢？”

保尔坐到桌旁的凳子上，疲倦地用手托着头。克利姆卡往炉子里添了些劈柴，也在桌旁坐下。

“今天咱们还读不读书啦？”他问保尔。

“没书读了，”保尔回答，“书亭没开门。”

“怎么，难道书亭今天休息？”克利姆卡惊讶地问。

“卖书的给宪兵抓走了，在他那儿搜到了一些什么东西。”保尔回答。

“为什么抓他？”

“听说是因为搞政治。”

克利姆卡困惑地望着保尔。“政治是什么呀？”

保尔耸了耸肩膀，说：“鬼才知道！听说，谁要是反对沙皇，这就叫政治。”

克利姆卡吓得打了个冷战。“难道还有这样的人？”

“不知道。”保尔回答。

洗刷间的门开了，睡眼惺忪的女工格拉莎走了进来。

“你们怎么不睡觉呢，孩子们？趁火车没来，还可以睡上一个钟头。去睡吧，保尔，我替你看一会儿水锅。”

保尔没有想到，他这样快就离开了食堂，离开的原因也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这是一月的一个严寒的日子，保尔干完自己的一班，准备回家了，但是接班的人没有来。保尔到老板娘那里去，说他要回家，老板娘却不放他走。他虽然已经很累，还是不得不留下来，连班再干一天一夜。到了夜里，他已经筋疲力尽了。大家都休息的时候，他还要把几口锅灌满水，赶在三点钟的火车进站以前烧开。

保尔拧开水龙头，可是没有水，看来是抽水机坏了。他让水龙头开着，自己倒在柴堆上歇一会儿，不想实在支持不住，一下就睡着了。

过了几分钟，水龙头咕嘟咕嘟地响了起来，水流进水槽，不一会儿就漫了出来，顺着瓷砖滴到洗刷间的地板上。洗刷间里跟往常一样，一个人也没有。水越来越多，漫过地板，从门底下

流进了餐室。

一股股水流悄悄地流到熟睡的旅客们的行李下面，谁也没有发觉。直到水浸醒了一个躺在地板上的旅客，他一下跳起来，大喊大叫，其他旅客才赶紧扑向自己的行李。食堂里顿时乱作一团。

水还是流个不停，越流越多。

正在另一个餐室里收拾桌子的普罗霍尔听到旅客的喊叫声，急忙跑过来。他跳过积水，冲到门旁，用力把门打开，原来被门挡住的水一下子全涌进了餐室。喊叫声更大了。几个当班的堂倌一齐跑进了洗刷间。普罗霍尔径直朝酣睡的保尔扑过去。拳头像雨点一样落在保尔头上。他简直疼糊涂了。刚被打醒的保尔什么也不明白。眼睛里直冒金星，浑身火辣辣地疼。

保尔周身是伤，一步一步地勉强挪到了家。

早晨，阿尔乔姆阴沉着脸，皱着眉头，叫保尔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他。

“谁打的？”阿尔乔姆瓮声瓮气地问弟弟。

“普罗霍尔。”

“好，你躺着吧。”

阿尔乔姆穿上他的羊皮袄，一句话也没有说，走出了家门。

“我找堂倌普罗霍尔，行吗？”一个陌生的工人问格拉莎。

“请等一下，他马上就来。”她回答。这个身材魁梧的人靠在门框上。“好，我等一下。”

普罗霍尔端着一大摞盘子，一脚踢开门，走进了洗刷间。“他就是普罗霍尔。”格拉莎指着他说。

阿尔乔姆朝前迈了一步，一只有力的手使劲按住堂倌的肩膀，两道目光紧紧逼住他，问：“你凭什么打我弟弟保尔？”

普罗霍尔想挣开肩膀，但是阿尔乔姆已经狠狠一拳把他打翻在地；他想爬起来，紧接着又是一拳，比头一拳更厉害，把他打得动弹不得。

别的工人们都吓呆了，急忙躲到一边去。阿尔乔姆转身走了出去。

普罗霍尔满脸是血，在地上挣扎着。

这天晚上，阿尔乔姆没有从机车库回家。母亲打听到，阿尔乔姆被关进了宪兵队。六天以后，阿尔乔姆才回到家里。那是在晚上，母亲已经睡了，保尔还在床上坐着。阿尔乔姆走到他跟前，深情地问："怎么样，弟弟，好点了吗？"他在弟弟身旁坐了下来。"比这更倒霉的事也有的是。"沉默了一会儿，阿尔乔姆又接着说："没关系，你到发电厂去干活吧。我已经替你说定了，你可以在那儿学门手艺。"

保尔的双手紧紧地握住了阿尔乔姆的大手。

2

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像旋风一样打破了小城的平静："沙皇被推翻了！"

镇上的人都不敢相信。

一列火车在暴风雪中缓缓驶进了车站，两个穿军大衣、背步枪的大学生和一队戴红袖章的革命士兵从车上跳下来。他们逮捕了站上的宪兵、年老的上校和警备队长。城里的人这才相信传来的消息是真的了。于是几千个居民穿过积雪的街道，涌到广场上去。人们如饥似渴地听着那些新名词：自由、平等、博爱。

冬末，城里进驻了一个近卫骑兵团。每天早晨，团里都派出骑兵小分队，到车站去抓从西南前线开小差下来的逃兵。近卫骑兵个个面色红润，身材高大。军官大都是伯爵和公爵，戴着金色的肩章，马裤上镶着银色的绦子，一切都跟沙皇时代一模一样，好像没有发生过革命似的。

一九一七年匆匆过去了。对保尔、克利姆卡和谢廖沙来说，什么都没有改变。主人还是原来的那些家伙。只是到了多雨的十一月，情况才有点不同寻常。车站上出现了许多陌生人，他们大多是从前线回来的士兵，而且都有一个奇怪的称号："布尔什维克"。这个响亮的、有力的称号是从哪里来的，谁也不知道。

骑兵们要捉住从前线回来的逃兵可不那么容易。车站上枪声不断，被打碎的玻璃窗越来越多。士兵们成群结队地从前线跑回来，遇到阻拦，便用刺刀开路。到了十二月初，他们已经是成列车地涌来了。

车站上布满了近卫骑兵，试图截住列车，但是却遭到了车上机枪的扫射。那些不怕死的人全都从车厢里冲了出来。身穿灰军装的士兵把骑兵赶回城里去了，然后他们回到车站，火车便一列跟着一列开了过去。

一九一八年的春天，三个好朋友在谢廖沙家玩了一阵子"六十六点"，就跑到柯察金家小园子的草地上躺了下来。他们觉得很无聊，常玩的游戏玩腻了。于是，大家动脑筋怎样打发这大半天时间。这时，背后响起了得得的马蹄声，一个骑马的人沿着大路疾驰而来。那马一纵身，跳过了公路和小园子的低矮栅栏之间的排水沟。骑马的人朝躺在地上的保尔和克利姆卡挥了挥马鞭，说："喂，小伙子们，过来！"

保尔和克利姆卡跃起身，跑到栅栏跟前。骑马的人满身尘

土，歪戴在后脑勺上的军帽和保护色的军便服全都落上了厚厚的一层灰尘。结实的军用皮带上挂着一支转轮手枪和两颗德国造的手榴弹。

“小伙子，弄点水来喝喝！”骑马的人请求说。他见保尔跑回家去取水，就转过来问正瞧着他的谢廖沙：“小伙子，现在城里谁掌权？”

谢廖沙急急忙忙地讲起城里的各种消息来：“我们这儿已经有两个星期没人管了，只有一个自卫队，老百姓轮班守夜。你们是什么人？”他反问道。

“小心点，要是知道得太多，很容易变老的。”骑马的人微笑着回答。

保尔端着一杯水，从家里跑出来。骑马的人咕嘟咕嘟一口气喝了个精光，把杯子还给保尔。接着一勒缰绳，朝松林疾驰而去。

“他是干什么的？”保尔困惑地问克利姆卡。

“我怎么知道呢？”克利姆卡耸耸肩膀，回答说。

“大概又要换政府了，要不列辛斯基一家昨天怎么都跑了呢？有钱人跑了，那就是说，游击队要来了。”谢廖沙对这个政治问题作出了肯定而断然的解释。

他的推论是那样令人信服，保尔和克利姆卡表示赞同。

三个朋友还没有谈论完这个问题，公路上又传来了得得的马蹄声。他们都朝栅栏跑去。

他们依稀看到，从树林里，从林务官家的房子后面，转出来许多人和车辆，而在公路近旁，有十五六个人骑着马，枪横放在马鞍上。最前面的两个，一个是中年人，穿着保护色军装，系着军官腰带，胸前挂着望远镜；另一个和他并排走的，正是他们刚才见过的那个骑马的人。中年人的上衣上别着一个红蝴蝶结。

“瞧,我说什么来着?”谢廖沙用胳膊肘碰了保尔一下。“看见了吧,红蝴蝶结。准是游击队……”说着,高兴得喊了一声,像小鸟似的越过栅栏,跳出去了。

两个朋友紧跟着也跳了出去。现在他们三个一起站在路旁,看着开过来的队伍。

那些骑马的人已经来到跟前。三个朋友刚才见过的那个人朝他们点了点头,用马鞭指着列辛斯基的房子,问:“这房子是谁家的?”

保尔紧紧跟在骑马的人后面,边走边说:“这是律师列辛斯基家的房子。他昨天就跑了,看样子是怕你们……”

“你怎么知道我们是什么人?”那个中年人微笑着问。

保尔指着红蝴蝶结,说:“那是什么?谁都知道……”

居民们纷纷拥上街头,好奇地看着这支新开来的队伍。三个孩子也站在路旁,望着这些浑身是土的、疲倦的红军战士。

队伍里唯一的一门大炮从石头道上隆隆轧过,架着机枪的马车也驶过去了。三个孩子就跟在游击队的后面,直到队伍停在市中心,开始分散到各家去住,他们才各自回家。

游击队的指挥部设在列辛斯基家的房子里。当天晚上,大客厅里那张四脚雕花的大桌子周围,四个人坐着在开会:一个是队长布尔加科夫同志,他是个已经有了白发的中年人,另外三个是指挥部的成员。

布尔加科夫在桌上打开一张本省地图,一边用指头指画着路线,一边向对面那个长着一口结实牙齿的高颧骨的人说:“叶尔马琴科同志,你说要在这儿打一仗,我倒认为应该明天一早就撤走。今天连夜撤最好,不过大家太累了。我们的任务是抢在德国人的前头,先赶到卡扎京。拿我们现有的这点兵力去抵抗,简直是开玩笑……德国人正像洪水一样涌来。我们只有和其他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